

歐陽文忠集

冊九

東國文獻錄

卷七

書簡卷第三 集一百四十六

與趙康靖公叔平 至和三年

某啓辱教并高郵二書不勝感刻足以仰見仁人之心惻物垂憫之深也方欲專馳人去請時暑重煩揮翰來旦併伸面謝人還姑此

又至和三年七月

某啓累日阻拜見不審尊候何似某爲水所渰倉皇中般家來唐書局又爲皇城司所逐一家惶惶不知所之欲卻且還舊居白日屋下夜間上棧子露宿人生之窮一至於此人馬隨多少借般賤累幸不阻

又嘉祐四年

某頓首啓初夏已熱不審動止何似鄆去京師不爲遠而叔平在外宜日走訊問候興居而動輒逾時雖云人事區區實亦可責也某昨衰病屢陳蒙恩許解府事雖江西之請未獲素心而疲憊得以少休

豈勝感幸卜居城南粗亦自便自在府中數月以几按之勞凭損左臂積氣留滯疼痛不可忍命醫理之迄今未愈天府孰不爲之獨衰病者如此爾東平風物甚佳爲政之暇想多清趣更冀爲朝自重以俟嚴召遞中謹奉此有懇如別幅

焦千之秀才久相從篤行之士也昨來科場偶不曾入其人專心學古不習治生妻子寄食婦家遑遑無所之往時聞鄆學可居所資差厚可以託食而焦君以郡守貴侯難以屈迹今遇賢主人思欲往託竊計高明必亦聞此但恐鄆學難居今已有人爾若見今無人則焦君不止自託其於教導必有補益亦資爲政之一端也更在高明詳擇可否俟有寵報決其去就也謹於遞中布此懇

又同前

某啓久不奉狀乃以今夏暑毒非常歲之比壯者皆苦不堪况早衰多病者可知自盛暑中忽得喘疾在告數十日近方入趨而疾又作

動輒伏枕情緒無悰深思外補以遂初心而唐書不久終篇用是更
少盤桓侍祠既畢當卽決去形容心志皆難勉強矣焦秀才事荷挂
念方走淮南欲挈家而其婦翁作省判遂被留連勢不能去然渠感
愧非一也某久欲作書屬病今猶居告自叔平兄去後子華作憲遂
鮮歡

又同前

某啓近嘗奉狀秋雨早寒不審尊候何似昨辱書言郡封不安勞慮
醫藥數日前聞果不起伏惟哀悼之懷何以堪處無由陳慰徒用瞻
仰叔平素喜浮圖之說死生之際固已深達茲顧未能頓至無念諒
用此可以少寬哀苦之情爾交游無以爲言聊以此塞悲奈何奈何
更希爲國自重也謹於遞中附此

又嘉祐五年

某頓首啓伏承榮被制書入司天憲中外欣愜以謂肅政綱以重朝
歐陽文忠全集一卷一百四十六

廷於茲有望焉至於朋舊又喜來歸獨不得親款宴言以爲恨爾竊計旌旆已及郊畿無由瞻迎溽暑惟爲國自重

又熙寧二年

某再拜自承榮遂挂冠之請日欲馳賀而病悴無堪事多稽廢其如不勝欣慕瞻仰之誠也卽日隆暑伏惟台候動止康福竊惟宴間之樂大愜雅懷回視塵瑣必深閔歎也某衰病日增尙此遷延爲愧不淺然亦不晚必能勉追高躅也瞻見未涯惟冀順時加重

又熙寧三年

某衰病退藏人事曠廢理無足怪然亦不承問不勝傾馳屢得君貺書及見唱和新篇粗審動靜喜承台候萬福嚮嘗辱許枉顧雖日企竚乃出於乘興不敢坐邀然又思穎之請決在此春若得自乘一鹿車造門求見亦未爲晚未間春暖惟冀以時衛重

又熙寧四年

某啓自退居杜門人事幾絕養成疎慵稍闊拜問塗中忽辱書頓慰
岑寂兼審經寒尊候萬福某衰病如昨日足尤苦殊不少損茲亦老
年常態爾閑居之樂無待於外而自足處多惟朋舊相從爲難得自
安道得請南臺竊思二公物外得朋之樂不勝羨慕所承寵諭春首
命駕見訪此自山陰訪戴之後數百年間未有此盛事一日公能發
於乘興遂振高風使衰病翁因得附託垂名後世以繼前賢其幸其
榮可勝道哉在公勉強而成之爾餘具別紙

與馮章靖公當世

嘉祐三年

某頓首區區久闕致問中間辱書爲感何已冬寒伏惟台候萬福某
以衰病期一作思得一小郡養拙三二年間謀一歸老之地此願未
獲遽被責以吏事精力耗竭何止彊勉不出歲末春初當有江西之
行矣薛親幹敏河東風土民間事緒可以詢問得佐幕府甚幸甚幸
某爲目病爲梗臨紙草率惟冀鎮撫外以時爲國自重

又嘉祐四年

某啓自承移鎮合肥嘗一得奉狀其後區區更闕附問不審酷暑以來尊候何似廬在淮南爲劇郡竊惟下車布治之初當少煩條教旣而可樂之趣則有多於他邦也伏惟視政之暇爲時自重佇俟來歸以慰士大夫朋友之望

又嘉祐五年

某啓伏自移鎮肥上嘗一奉書忽已踰歲續雖乏馳問然瞻企之勤則未嘗懈也卽日春寒不審尊候何似某以衰病無堪自解秩天府於今一暮正以唐史殘編爲累今幸成書不久進御遂當南去世事老來益有可厭者矣自當世治肥然大率諸相知皆云不得書某亦以地僻少有來使得詢動止朝廷公議與交親私望皆願還歸未間向暖惟冀爲國自重

又同前

某啓昨自罷煩劇卜居城南少獲休息然猶此盤桓未遂決去正以唐史將遂終篇然亦不過秋末時事爾廬去京師不遠計可備聞難於紙筆具道也當世據名藩優游文史自足爲樂其餘一付公議但朝多賢士而獨在外與相知之私立欲公來歸之速爾某衰病俱攻去心甚速諸公察其實然而未肯決然放去奈何奈何原父雖歸子華作憲朋友益蕭索當世尙壯及時讀書行樂此外稍隙時當得數奉問大熱更冀自重

又同前

某啓自承移鎮金陵遂疎奉問經暑竊惟體履多福江山之勝實足以資清興而賢者久居於外豈朝廷之意哉朋友區區之私又可知也某衰病迫於歸計唐史奏御遽陳危懇而未蒙聽允進無所補退不獲志負愧周行不知所措一作處相見益無涯惟爲時自愛以副瞻望

又同前

某啓自成書請外所陳哀切冀以危誠有以感動而二三公過爲顧慮曲以見留在意實厚於計則非便也奈何奈何本欲爲郡下客少溷主人復未可得然使少遷延終當必償夙志也濟叔窮居得當世在鎮必以慰意不久當應稍起此公議久所鬱鬱也前承惠碑多佳者甚濟編錄感幸感幸聞金陵有數廳梁陳碑及蔣山題名甚多境內所有幸爲博采以爲惠實寡陋之益也病暑草率

又同前

某啓承惠寄碑刻既博而精多所未見寡陋蒙益而私藏頓富矣中年早衰世好漸薄獨於茲物厥嗜尤篤而俗尙乖殊每患不獲同好凡如所惠僅得二三固已爲難而驟獲如是之多宜其如何爲喜幸也濟叔公議猶屈乃吾徒之責未嘗少忘于懷而造物者第與衆人同爲嗟歎而已豈賢人君子亨否有命殆非人力能致邪雖然敢不

竭力辱諭感愧感愧承專遣人至數召問其還期每云有故未歸遂
且於郵中附此俟渠行別當奉狀也

又嘉祐六年

某啓衰病碌碌無所稱徒負愧恥區區強顏人事廢曠久闕致問但
深瞻企昨承進寵經筵而尙留居外未足以慰士大夫之望實非交
游之私論也辱惠書承經暑涉秋動履清安江山英勝聊助公餘之
興未嚴召間希爲國自重

與王副樞景彞 嘉祐五年

某啓自承軒騎歸止屬以多故未克祇謁暄和竊審氣體清安適辱
簡誨兼示鄭州書信等偶在院中定題不時爲答深所感愧謹馳此
爲謝幸加恕察不宜某再拜景彞舍人閣下八日

與王懿敏公仲儀 嘉祐二年

某啓數日之間併承寄惠蟹栗雖不得書亦喜尊候萬福某居此如

魚鳥之池籠歲律忽已邁盡衰病日復侵攻交游多在外塊然處此情緒可知今日得蔡大書言久病近方就安人生聚散憂患百端相見何時況開年決求南去遂益爲胡越也惟以時自重臨紙區區

又嘉祐二年

某啓稍不附問新春尙寒不審尊體何似歲月不覺又添一歲日日益昏聽日益重其情悰則又可知嚮者公解錢事知己息就令不息徒喧噪人耳何足恤也邊州無事誠爲可樂然俗吏亦不能也近來班著蕭條羣賢在外皆當召歸而議者不及衰病思去又亦未得守常不變其弊乃爾其他時事不能悉具惟過年益區區但時與韓三吳大相從爾燈夕卻在李端慙家爲會諸君皆奉思也數數附回州人書皆不親付常意不達今偶此人取書適在家湖柑閑寄數十箇去到彼得三四不損尙可表意若遂無可入口亦無如之何也不罪不罪因人幸時惠問

又嘉祐二年

某啓昨日自貢院出得所寄書伏承春暄氣體清福兼知深樂北土之善爲郡處處皆佳况此帥府雄盛邊鄙無事固足以優游也某昨被差入省便知不靜緣累舉科場極弊旣痛革之而上位不主權貴人家與浮薄子弟多一作爲在京師易爲搖動一旦喧然初不能遏然所得頗當實材旣而稍稍遂定去冬求洪井未得便差主文今旣喧噪漸息遂復理前請期於必得也中年衰病尤甚自出試院痛不能飲人生聚散安能區區於此進無所補退又不能自遂荏苒歲月有甚了期其他非筆墨可述惟爲國自重因人時枉問以慰無慊

又嘉祐三年

某啓自承有益都之命必謂來朝當得相見不意遂爾西行實增怏怏又聞闕遠卻於沿路盤桓深欲奉狀以莫知旌旆所止不審卽日春寒尊候如何計以仲春至鎮在路亦不久留成都風物非老者所

宜仲儀雖爲同甲然心意壯銳諒可爲樂難以病夫忖度也諸賢在外者爲復來歸獨公遠去相見何時某非久於此者然素志未遂心往形留因指使來辭得附書新春爲國自重

又嘉祐四年

某啓自去歲秋冬以來益多病加以目疾復左臂舉動不得三削請洪諸公畏物議不敢放去意謂寧俾爾不便而無爲我累奈何奈何然且告他祗解府事必可得不過月十日且得作閑人爾少緩湯火煎熬有無限鄙懷不能具述薛婆老亦多病於錦繡無用祗是兒婦輩或恐有所要臨時奉煩爾土宜歸日惟好且當正如寬厚之說也阿阿酒絕喫不得聞仲儀日飲十數杯既健羨又不能奉信蜀中碑文雖古碑斷缺僅有字者皆打取來如今祗見此等物粗有心爾餘皆不入眼也遞中續得來書京師自立春泥雪至今凍屍橫路遂罷放燈經節不敢過諸人皆云寂寞恐知恐知疎拙無佳物表意不怪

不怪

又同前

某啓昨在府中區區不時奉問理不爲怪自罷去益忽忽度日不能爲一事公私俱廢此所以日夢南歸視居此如桎梏之思脫也自仲儀到蜀未嘗承問但時見宅中子弟問動靜云起居甚安異方下車必煩條教計今人情習安粗可以爲樂矣因書幸示某昨在府几案之勞氣血極滯左臂疼痛強不能舉罷居城南粗得安養迄今病目尙未復差厭苦人事實不能支祇候夏秋唐書了成褫卻梅二遂決南去未間時得奉問夏熱爲國自重

又同前

某啓區區多故久不附問不審尊體何似自春中曾一奉狀尋於遞中見答昨見公謹云得仲儀書怪某久無信蓋亦未嘗得仲儀書也但聞蜀人與自西歸者言善政日新兩川蒙賜聞之竊喜大用之有

期也某益多病目昏手顫腳膝行履艱難衆疾並攻唐書已了祗候
寫了進本遂決南昌之請自此可圖一作璽處矣京師事體亦迫促
動有嫌忌無復縱適歲暮索然殊鮮歡意惟希公外多愛因暇時作
數字以慰瞻企

又嘉祐五年

某啓久不奉狀亦久不辱書惟見諸賢姪得聞動靜前日郵中忽承
惠問喜涉夏秋體履休勝深以爲慰也某自罷府又一歲有餘方得
唐書了當遽申前請懇乞江西前後累削辭極危苦而二三公若不
聞近年眼目尤昏又卻送在經筵事與心違無一是處未知何日遂
得釋然一償素志於江湖之上然後歸老汝陰爾昨蒙詔諭俾請假
旣以地遠暫歸不能辦事又一請假後難更請郡以此不敢但更少
盤桓會當有時得歸爾承見問所以略道一二終日區區不會勾當
得公私一事人事殆廢以此不時作書應不爲怪嚮寒爲國自重

又嘉祐六年

某啓近嘗於遞中拜問辱書承春寒動履佳安兼蒙遠惠佳篇衰病之人豈敢萌心至於自顧惟知憂畏而衆論實可多懼獨見愛之深至於歌詠感愧感愧數十日來茫然未知所爲答問後遂如此其何以免於罪戾老退之心不敢望有所立以希名譽但厚恩當報爾仲儀何以見教寶臣雖不久當發其如遠甚計須夏方得到闕鄙懷千萬不能具述惟期握手爲一笑爾盛作少暇當勉強爲答次因書略道區區餘寒爲國自重

又同前

某啓自春以來私門多故遂闕致問兼承歸騎已東但日冀相見也碌碌於此忽焉半歲思去之心雖切而未有以發近外處相知多見問以求罷太速不知何以傳此豈中外人情已欲其去耶不相見數年人事百變前夕清卿之室已與擇之共牢而食士夫聞之莫不竊